

路畔的蔷薇

L U P A N D E Q I A N G W E I

郭沫若 著



路畔的蔷薇

L U P A N D E Q I A N G W E I

郭沫若 著
刘 屏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畔的蔷薇 / 郭沫若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4

(大家散文文存)

ISBN 978-7-5399-3107-4

I.路... II.郭..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841 号

书 名	路畔的蔷薇
著 者	郭沫若
责任编辑	江山华
责任校对	姜楠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5 千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07-4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 一 雅趣天成

- 3 芭蕉花
6 小皮篋
11 鸡之归去来
21 卖书
24 痛
30 南昌之一夜
41 孤山的梅花
51 铁盔
53 尚儒村
58 我是中国人
81 国难声中怀知堂
83 梦与现实

辑 二 流光剪影

- 87 小麻猫
92 路畔的蔷薇
95 芍药及其他
98 蒲剑·龙船·鲤帜
101 丁东草(三章)

105 杜鹃

107 银杏

110 大山朴

辑 三 履印千里

115 访沈园

119 飞雪崖

124 游湖

128 秦淮河畔

132 梅园新村之行

134 长沙哟,再见!

136 峨眉山下

139 浪花十日

155 重庆值得留恋

157 初出夔门

辑 四 旧知忆语

165 螃蟹的憔悴——纪念邢桐华君

167 写在菜油灯下

169 鲁迅和我们同在

172 论郁达夫

180 哀感

183 题画记

197 竹阴读画

202 龙战与鸡鸣

208 一支真正的钢笔

——在邹韬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演辞

210 今屈原

212 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

214 献身精神的榜样

219 夕阳

辑 五 艺萃心香

231 我的散文诗(四题)

234 生活的艺术化——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

238 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

240 天才与教育

246 简单地谈谈《诗经》

249 人做诗与诗做人

251 关于司马迁之死

253 古书今译的问题

258 《辛夷集》小引

259 《雪莱的诗》小引

261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269 契珂夫在东方

272 叶挺将军的诗

274 读了《李家庄的变迁》

276 “举案齐眉”



辑 一

雅 趣 天 成

芭蕉花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是六十六年前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上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

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夹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次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

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花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什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罢？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什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小皮篋

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十三日。清早我一早起来去打开楼门，出乎意外的是发现了一个钱包夹在门缝里。待我取来看时，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两年前所失去的那个皮篋。

一种崇高的人性美电击了我。

两年前，央克列维奇还在做着法国驻渝领事的时候。因为他对于中国新文学有深刻的研究，又因为他的夫人尼娜女士会说日本话，我们有一段时期过从很密。

每逢有话剧的演出，我们大抵要招待他们去看，也招待他们看过电影的摄制，看过汉墓的发掘。

尼娜夫人是喜欢佛寺的，陪都境内没有什么有名的佛寺，还远远招待他们去游过一次北温泉，登过缙云山，以满足她的希望。

他们也时常招待我们。在那领事巷底的法国领事馆里面有整饬的花园，有葱茏的树木，又因为地势高，俯瞰着长江，也有很好的眺望。他们在那儿飧燕过我们，也做过好些次小规模的音乐会和茶会。

五月以后，空袭频繁了起来。我们的张家花园的寓所在六月尾上被炸，便不得不搬下了乡。不久法国领事馆也被炸，央领事夫妇也就迁到清水溪去了。

我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是七月二十七的一天。我在金刚坡下的乡寓里接到尼娜夫人的来信，要我在第二天的星期去访问

他们，我便在当天晚上进了城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千厮门码头。雾很大，水也很大，轮渡不敢开。等船的人愈来愈多，把三只渡船挤满了，把趸船也挤满了，栈道和岸上都满站的是人。天气炎热得不堪，尽管是清早，又是在江边，我自己身上的衬衫，湿而复干，干而复湿的闹了两次。

足足等了三个钟头的光景，雾罩渐渐散开了，在九点多钟的时候才渡过了江去。

雇了一乘滑竿，坐登着上山的路。

路在山谷里一道溪水的左岸，一步一步的磴道呈着相当的倾斜。溪水颇湍急，激石做声，有时悬成小小的瀑布。两岸的岩石有些地方峭立如壁，上面也偶尔有些题字。最难得的还是迎面而来的下山的风。那凉味，对于从炎热的城市初来的人，予以难忘的印象。

约略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便到了清水溪。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镇上也有好几百户的人家，好些都是抗战以来建立的。

央克列维奇是住在镇子左边的一座山头上。一座西式平房，结构相当宏敞。山上多是松树，虽然尚未成林，但因地僻而高，觉得也相当幽静。

主人们受到我的访问是很高兴的，特别是那尼娜夫人。尽管太阳很大，她却怂恿着她的丈夫，要陪着我出去散步。

在附近的山上走了一会，还把镇对面的黄山、汪山为我指点而加以说明。她说：那儿是风景地带，有不少的奇花异木，有公路可通汽车，住在那儿的人不是豪商便是显贵。我那时还不曾到过那些地方，听她那样说，仿佛也就像在听童话一样。

桐子已经有半个拳头大了，颇嫌累赘地垂在路旁的桐子树上。

“这是什么果子树呀？”尼娜夫人发问。

我尽我所有的知识告诉了她。

对于什么都好像感觉新奇的外国夫人，她从树上折了一枝下来，说：“要拿回去插花瓶。”

被留着吃了中饭，喝了葡萄酒。

尼娜夫人首先道歉道：本来是应该开香槟的，但都装在箱子里面还没有开箱，他们有一个誓约，要等到巴黎光复了，才开箱吃香槟酒。

听了这样的话觉得比吃香槟酒还要有意思，因为巴黎陷落已经一个半月了，巴黎的人连吃面包都在成问题的时候，代表巴黎的人能有这样悲壮的誓约，也是应该的。

同席的还有好几位法国朋友，但因彼此的言语不大相通，只作了些泛泛的应酬而已。

中饭用毕后我正要告辞，突然发出了警报，于是便又被留着。

其他的人都进了防空洞，只央克列维奇和我两人在回廊上走着，一面走，一面谈。也谈了好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关于文学这一方面。

央克列维奇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造诣是使我惊异的。他在中国仅仅住了六年，最初在北京，其次是海南岛，最后来到重庆。他不仅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对于旧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尤其是他喜欢词，对于宋元以来的词家的派别和其短长，谈得很能中肯。这在一个外国人的确是可惊异的事情。不，不仅是外国人，就连现代的中国新文学家能够走到了这一步的，恐怕也没有几位吧？

两点钟左右警报解除了，我又重新告别。

临走的时候尼娜夫人送了我一首用英文写的诗，那大意是：

这儿有两条蜿蜒的江水，

就像是一对金色的游龙，

环抱着一座古代的山城，

有一位诗人住在城中。

这诗人是我们的朋友呵，

他不仅爱做诗，也爱饮酒。

李太白怕就是他的前身吧；

月儿呀，我问你：你知道否？

用极单纯的字面表现出委婉的意境，觉得很清新，但这样译成中国字，不知道怎的，总不免有些勉强而落于陈套了。

我深深地表示了谢意。

坐着他们替我雇就的滑竿，又由原道下山赶到了码头。码头上和轮船上，人都是相当拥挤的，因为是星期日。

过了江来，又坐滑竿上千厮门，待我要付滑竿钱的时候，才发觉我的钱包被人扒去了。在江边购船票的时候，分明是用过钱包的，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扒去的，我怎么也揣想不出。

好我在裤腰包里面还另外放有一笔钱，因此在付滑竿钱上倒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我感觉着十分可惜的却是尼娜夫人的那首诗也一道被扒了去。这是和钱包一道放在我左手的外衣包里的。

整整隔了两年，谁能料到我这小皮篋又会回来呢？

皮篋是旧了，里面还有十二块五角钱和我自己的五张名片。诗稿呢？一定被扔掉了。

两年来我自己的职务是变迁了。住所也变迁了。

我现在住在这天官府街上一座被空袭震坏了的破烂院子的三楼，二楼等于是通道。还我这皮篋的人，为探寻我的住址，怕是整整费了他两年的工夫的吧？再不然便是他失掉了两年的自由，最近又才恢复了。

这人，我不知道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是本地人还是外省人，在目前生活日见艰难，人情日渐凉薄的时代，竟为我启示出了这样葱茏的人性美，我实在是不能不感激。

两年前的回忆绵延了下来。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来岁，头发很黑，眼睛很有神，浓厚的胡子，把下部的大部分剃了，呈出碧青的皮色，只留着最上层的一线络着两腮。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维奇的丰采。据朋友说：他本是犹太系的法国人，而他的夫人却是波兰籍。

尼娜夫人很矮小，大约因为心脏有点不健康，略略有些水肿的倾向。头发是淡黄的，眼色是淡蓝的，鼻子是小小的，具有东方人的风味。

究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故，就在一九四〇年的年底，法国的贝当政府免了央克列维奇的职。

免职后的央克列维奇，有一个时期向往香港，因为缺乏旅费，便想把他历年来所搜藏的中西书籍拿来趸卖。他曾经托我为他斡旋，他需要四万块钱左右便可卖出。但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购买力，我所交际的人也没有这样的购买力，结果我丝毫也没有帮到他的忙。后来我听说他这一批书是被汪山的某有力者购买去了。

央克列维奇不久便离开了重庆，但他也并没有到香港，是往成都去住了很久，去年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我在中一路的街头，无心之间曾经碰见过他和他的夫人。他们一道在街上走，他们是才从成都回来，据说，不久要往印度去。

我邀请他们看戏，他们照例是很高兴的。戏票是送去了，但在当天晚上却没有看见他们。他们是住在嘉陵宾馆的，地方太僻远，交通工具不方便，恐怕是重要的原故吧。自从那次以后我便没有再和他们见面了。

皮篋握在我的手里，回忆潮在我的心里。

我怀念着那对失了国的流浪的异邦人，我可惜着那首用英文写出的诗……

但我也感受着无限的安慰，无限的鼓舞，无限的力量……
我感受着任你恶社会的压力是怎样的大，就是最遭了失败的人也有不能被压碎的心。

人类的前途无论怎样都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鸡之归去来

我现在所住的地方离东京市不远，只隔一条名叫江户川的小河。只消走得十来分钟的路去搭乘电车，再费半个钟头光景便可以到达东京的心脏地带。但是，是完全在乡下的。

一条坐北向南的长可四丈、宽约丈半的长方形的房子，正整地是一个“一”字形，中间隔成了五六间房间，有书斋，有客厅，有茶室，有厨房，有儿女们的用功室，是所谓“麻雀虽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用朱藤爬着。再前面是一块菜园兼花圃的空地，比房子所占的面积更还宽得一些。在这空地处，像黑人的夹嘶音乐般地种植有好些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囊荷花和番茄结着邻里……这样一个毫无秩序的情形，在专门的园艺家或有园丁的人看来自然会笑。但这可笑的成绩我都须得声明，都是妻儿们的劳力所产生出的成果，我这个“闲士惰夫”是没有丝毫的贡献掺加在里面的。

园子周围有稀疏的竹篱，西南两面的篱外都是稻田，为图儿女们进出的方便，把西南角上的篱栅打开了一角，可以通到外面的田塍。东侧是一家姓S的日本人，丈夫在东京的某处会社里任事，夫人和我家里来往熟了，也把中间隔着竹篱，在那中央处锯开了一个通道来。那儿是有桂花树和梅树等罩覆着的，不